



加齐和拉蒂菲

——土耳其之父的婚变

伊斯梅特·鲍兹达 著

吴克明 译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加齐和拉蒂菲

——土耳其之父的婚变

[土耳其]伊斯梅特·鲍兹达 著

吴克明 译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齐和拉蒂菲:土耳其之父的婚变/(土)鲍兹达(Bozdag, I.)著;吴克明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ISBN 978-7-119-04961-8

I. 加… II. ① 鲍… ② 吴… III. 阿塔图尔克-生平事迹

IV. K833.74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2864号

责任编辑 曾惠杰 王笃霞

封面设计 瑞得金文化公司

印刷监制 冯 浩

加齐和拉蒂菲

——土耳其之父的婚变

作 者 伊斯梅达·鲍兹达(土耳其)

© 2008 外文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网 址 <http://www.flp.com.cn>

电 话 (010) 68320579/68996067(总编室)

(010) 68995844/68995852(发行部)

(010) 68327750/68996164(版权部)

印 刷 外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外文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0千字

装 别 平

版 次 2009年第1版 2009年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9-04961-8

定 价 19.00元

建议上架:传记文学

阿塔图尔克的婚姻故事

阿塔图尔克的所有特点,已通过目击者的表述写入文件,其所有言行已由其好友杰拉尔·巴亚尔^②、泰乌非克·吕什蒂·阿拉斯、许克吕·卡亚、克勒契·阿里和勒扎·索亚克等证实。

——伊斯梅特·鲍兹达

致中国读者

我向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及其人民致以热爱和敬意!

我们是生活在亚州两端的两个不同的国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尽管地缘政治迥异，我们却几乎都经历过同样的艰难险阻。因此，我认为我们容易互相了解。

您手执的书是我们首任总统穆斯塔法·凯马尔·阿塔图尔克^①的婚姻故事。平民百姓往往能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而投身伟大事业的人，如果与之结婚的女子不能作出某些牺牲，多数只好离婚。我们的总统和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阿塔图尔克也是婚姻难以为继的一个。为什么?请看本书。

.....

我相信，生活在亚州两端的这两个民族应该互相更加了解。

顺致敬意

伊斯梅特·鲍兹达

目 录

第一章	阿塔图尔克驾驭不了的婚姻	1
第二章	锁住的秘密	56
第三章	无花之春	98
第四章	疲惫的心	140
第五章	恼人的共处	182
两个文件		209
资料来源		212
译者注释		214
作者简介		217

第一章 阿塔图尔克驾驭不了的婚姻

“您光临伊兹密尔^③使土耳其人民如愿以偿。您光临寒舍使我不胜荣幸，使我如愿以偿！欢迎您，将军！欢迎，将军们！今晚我的感激之情将永生铭记！……”

拉蒂菲小姐在家门口这样迎接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及其战友们。随同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来到的有伊斯梅特将军^④、费乌齐将军^⑤，还有从伊斯坦布尔来拜会他的法利赫·勒夫克·阿塔伊、阿瑟姆·乌斯、亚库普·卡德里·卡拉奥斯曼奥卢^⑥等。众人的目光都注视着站在十来级白玉石楼梯上的拉蒂菲小姐。

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在门口听到这些话时，几分惊讶又几分欣喜，他回头对随从们说：“请！”大家进入屋内。

这是一所坐落在大花园中的像海鸥翅膀一样洁净的白色别墅。别墅的大厅宽敞，设备舒适，是招待宾客的良好去处。女主人拉蒂菲小姐是个穆斯塔法·凯马尔的崇拜者。一天以前，有一位年轻的军官敲响了这一幢别墅的门，说要看一看这幢别墅。原来他是阿塔图尔克的卫士萨利赫·鲍左克，正在为总司令寻找司令部。他看中了乌沙基扎代家这幢房子。拉蒂菲小姐一边带着青年军官参观别墅，一边心里嘀咕：他是谁？为什么来参观别墅？他认识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吗？当她的这个问题得到简短的回答，知道萨利赫先生是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的卫士，



他正在为总司令找司令部时，马上说：

“萨利赫先生，我的父母亲、弟弟妹妹都在欧州，这么大的别墅里只有我奶奶和我住着。再说，我也曾在欧洲呆过。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土耳其在备战，土耳其军队在萨卡里亚阻击希腊军队，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时，我在那里再也呆不下去了。我毅然来到这里，要亲眼看看祖国的解放，吻一吻解放祖国的将军们散发着火药味的双手，一睹他们的丰采。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夙愿。现在，梦想将要实现了。总司令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将在我家作客。我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会伤心一辈子的。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对我这种无能将一辈子也不会饶恕的。啊！萨利赫先生，别剥夺我如愿以偿的幸福和接待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的光荣！”

这是萨利赫少校所看到的最中意的别墅，即使拉蒂菲小姐不让他要下来，他也会选择乌沙基扎代家的这所别墅，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拉蒂菲小姐相信这一点。她的目光总是那么疑惑，就像怕手中珍爱的玩具被人抢走的孩子的眼神一样。她怎么也打消不了自己心中的疑问。拉蒂菲始终不能摆脱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直到总司令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及其战友们进入别墅有铁栏杆的大门。

拉蒂菲小姐是位 23—24 岁的年轻姑娘，浅栗色的眼睛，淡棕色的皮肤。她体态丰盈，易喜易悲，既羞怯又勇敢，总之，用萨利赫少校的话来说，是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她大学毕业，头脑中有个小书库，家里也汗牛充栋。噢，出身于伊兹密尔一个殷实的家庭，在萨利赫少校眼中，对总司令说来，她算得上是个完美无缺的姑娘。当他受命物色一栋合适的司令部房子时，即使踏破铁鞋也不敢幻想会找到这么一幢房子和这样一位房东。

9月12日，伊兹密尔战后一片混乱，抢劫和大火同时洗劫该市，从亚美尼亚区烧起的大火逐渐蔓延。消防队的灭火水管被刀割得支离破碎。一些投机者不去救火，却投入了抢劫。伊兹密尔上空烟火弥漫。在圣特利亚、福蒂之类教堂地上放的定时炸弹和炸药接连爆炸，使城市呈现出一片恐怖景象。

在离得很近的海边司令部，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伊斯梅特将军和费乌齐将军，一方面为部队进军伊斯坦布尔作着准备，另一方面为扑灭大火、保障治安而发布了必要的命令。

军队既承担着灭火的任务，又要驱散抢劫者。从火灾地区逃出来的人们把海边沿岸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也有换了便装的希腊军官和士兵，这是众所周知的。有时，这些人中的一个或几个一旦被人们发现，便可以听到他们在人们的怒吼声中的惨叫。总之，努列汀将军昨天刚说过的“获得了安宁”的伊兹密尔，处于名副其实的一片混乱之中。

大火包围了海边，逼近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的司令部。卫士们急于要把将军的司令部迁到戈兹泰佩去，但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不听。他说，风可能会立即转向，这样，大火对司令部的威胁将会消除。他要继续在那里工作。

但后来费乌齐将军和伊斯梅特将军来到司令部，报告说城里抢劫越演越烈，出现了新的大火；部队正在努力制止抢劫、扑灭大火，但司令部留在海边危险性很大；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应该搬到戈兹泰佩去，他们也将迁到鲍尔诺瓦去。

在这种情况下，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遂说：“好，走吧！”大家一起从那里出来了。

在亚勒卡普前面有他的车等他。车子前后各都有一辆军用卡车。卡车在人群中为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开道。人们疯狂地为年轻的将军鼓掌。卫士们严阵以待。总司令和伊斯梅特将

军、费乌齐将军一起穿过海边，向欢迎他的人们挥手，并向等待汽油罐车的英国值班人员的致意回礼，然后来到戈兹泰佩。

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和战友们一起进入别墅时立即发现，一切都精心地准备就绪。他向年轻的房东表示感谢，说：

“你们的房子很漂亮，一切东西都安置得很雅致！感谢您给我提供了漂亮的司令部……”

总司令走向前厅尽头的椅子，将军们鱼贯随后。不一会儿开始交谈。将军们拿着柠檬汁杯，谈论起当日的大事。过了一些时候，拉蒂菲小姐满怀敬意款步走进大厅，微微躬身问：

“将军阁下，用餐时间到了吗？将军们，请入席好吗？”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发觉，拉蒂菲小姐望着他说话，对他以主人相待，而把他身边的人视为客人，他微微一笑。大家落座。

吃完饭，将军们走了。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来到青、紫藤缠绕攀缘的阳台，从这里眺望海湾、敌舰，眺望那爆发出巨团烟云而直冲天空的熊熊烈火，眺望像一封没有拆阅过的信一样的燃烧着的城市……拉蒂菲在他身边。她靠着阳台栏杆，出神地观望着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而不是伊兹密尔。地中海九月的月光映照着将军的脸庞，他那金色的头发显得更加辉煌，脸部清晰的线条使拉蒂菲想起了古赫梯塑像。

“我们进入伊兹密尔那天，我对吕申·于纳伊登说：‘在解放这个美丽的城市时，如果使她受到损害，那我就太伤心了！’但我今天看到这美丽的城市在我眼前熊熊燃烧，而且是在我们夺到手之后，在我们手里……”他停顿了片刻，然后怀着歉意地说下去，“可惜的是，这些烧着的房子里有几所还是你们的！”

“将军，不管我们有什么东西，一切都可以一下烧光，也可以一点点烧掉。而您给了我们火烧不烂的旗帜，给了我们火烧不掉的自由和独立，这就使我们，我们的伊兹密尔，我们的土耳其人民心满意足了！如果伊兹密尔烧了，我们会建设一个更新更美的伊兹密尔！但是如果我们的旗帜烧了，那就要天塌地陷。”拉蒂菲激动地说着，声音中洋溢着获得了幸福的人的信赖、乐观、挚爱。

她边说，边执着年轻的总司令的手压在自己的胸口。她激动得春色满面，眼中闪着火花，简直喘不过气来。她望着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像第一次见到太阳的人那样惊心动魄，那样五体投地！她完全陶醉了，不由自主地说着，感到自己手指触及的这个人，简直是个超人的造物，是一尊神！

青年司令转过头来。他们四目相遇。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的喜爱、关怀之情形之于色。他说：

“拉蒂菲，这么说来，你如此热爱旗帜，如此信得过我？”

“我算得了什么？所有受压迫的人们都钦佩您，全国人民都仰慕您，您是一切不幸的人们，所有被奴役的人民的希望！多少个夜晚，我站在您现在站立的地方，望着那充斥海湾的荒山秃岭似的丑陋的外国船只而热泪难禁。我默默地说：快来吧，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来吧，驱走这些行尸走肉！来吧，打沉这些游动的暴徒！来吧，让我们的红旗如鲜花怒放地在丝绒堡上空高高飘扬！如有必要，我愿为之捐躯！……”

拉蒂菲激动得哭了，从长长的睫毛掉下的泪珠淌到脸颊，流向下颚。薄薄的双唇更显小巧。这是喜泪，是获得了安全的眼泪，是找到了寻觅已久的关怀和温暖的孩子的眼泪。她一下把自己的脑袋埋入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的胸脯。

“孩子！别这样！不许哭鼻子！要不我会不好受的……”

拉蒂菲把脑袋从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的胸脯上抬起来，抽抽噎噎地说：

“这又不是伤心的眼泪，而是高兴的眼泪，快乐的眼泪！上帝不会吝于让我这么哭的，谢天谢地！将军，我有这么美好的世界全亏了您，我已经有了一個祖国，有了一個家，有了一個我愿意为之当牛做马的将军！”

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的心被她的朱唇温热了，简直就像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浸泡在温水里一样惬意，他的神思回到了久远的过去……多年以前，当他在索非亚的国王公园里从一个小女孩那里买下了一只双脚被绑住的小鸟并放飞时，那个保加利亚姑娘也是这样地投入了他的胸脯，还像小孩一样抽着鼻子哭了一通。就在那天，穆斯塔法·凯马尔突然发现了米蒂。那天，穆斯塔法·凯马尔上尉对这个保加利亚姑娘有了好感。米蒂趁着这股热乎劲儿说：“你跟我结婚吗？”现在，拉蒂菲正有着这种感情！

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感到自己是那样无能为力，就像不想吆喝一只折了翅膀的麻雀的人一样。他搂着拉蒂菲的肩膀，让她离去。她的眼睛在月光下更加晶莹明亮。她热泪盈眶地看着他，薄薄的嘴唇微微下撇，使人想起了犯了过失的小孩儿。

“走吧，小姐！这么多音乐够了！现在给我们每人斟一杯酒，让我们庆祝在你们家的第一个夜晚！”

拉蒂菲立即振作精神，用手背擦着眼睛走向厨房，拿着两杯带冰的酒回到阳台。他们面对面而立。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说：

“来，干杯，干杯！”

他们啜着酒，没有说话。两人似乎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司令的蓝眼睛慈祥地看着她，笑着说：

“你不是拉蒂菲，孩子，你是拉蒂芙。我以后就叫你拉蒂芙！”

不远处的树枝上飞起一只鸟儿。蝉儿在嘶鸣。大火如打翻了的红墨水在伊兹密尔夜空中扩散……

在戈兹泰佩白色别墅的阳台上，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的一边坐着拉乌夫·奥尔巴依总理，另一边是阿里·夫阿特将军，谈得十分投机。他们面前放着几杯白色的杏仁茶。拉蒂菲小姐不时走来，问他们需要什么，然后让战友们单独在一起。

加齐将军喝了一口用新鲜杏仁制做的清凉的杏仁茶，恳切地看了一眼面前的哈密迪叶装甲兵司令、民兵部队^⑧总理拉乌夫，用手在他膝盖上轻轻一拍说：

“拉乌夫先生，我们的使命即将完成。一旦和平实现，我们各自在爱琴海地区弄一个小农庄，种些果树，养些鸡，美美地过过日子，是那样吗？”

拉乌夫先生和阿里·夫阿特将军先是面面相觑，然后用竭力理解的目光看着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加齐真心地笑了，但脸上没有开玩笑的迹象。拉乌夫先生一反往常的沉着，情绪激动地说：

“啊，我的将军！您从哪儿弄出来这些想法的？国家百事待举，难道我们有权休养吗？即便我们那么去干，百姓会放过我们吗？绝对不可能！但愿和平如意实现，我们则在您领导下重建满目疮夷的祖国……”

阿里·夫阿特将军也紧接着说：

“啊，我的将军！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曾和您聊过这些，但谢天谢地，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人民需要您领导。只

有您能使我们振奋精神，给我们指明方向。您引退试试，一切都会一团糟的。这种玩笑我们都受不了呀！”

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疲劳似地靠着椅子，把目光转向海湾。昨天外国军舰停泊的地方，今天白帆船、小汽艇在游弋。他用拉长的语气说：

“如果谁说，离了我地球就不转了的话，那他就陷入了困境，恩韦尔这样想过，塔拉特也这样，他们怎么样了？”

他未等别人回答，自己刹住了话题：“不管怎样，这些以后再谈，再考虑。我只是想说我没有野心。”

这时，哈丽黛·埃迪普·阿德瓦尔^⑨出现在阳台门口。她穿着军服，袖子上有“中士”的标志。

“将军，我是来告别的，可以吗？”

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压低了嗓子却又热情洋溢地说：

“请！昨晚吃饭时您像陌生人似地起身走了。拉蒂菲小姐很晚才告诉我，否则我想听罗迈利歌的。”

“将军阁下，我累了，但我不想破坏你们餐桌上美好的气氛，我哪里知道这一走剥夺了自己听罗迈利歌的机会！”

她在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所指的椅子上坐下。将军发现哈丽黛·埃迪普袖子上还戴着中士的标志，于是说：

“为什么你还是中士？我没有让你当上士吗？你应该马上把军衔戴出来！”

说着他起身走到里面，不一会儿手里拿着上士标志返回，说：

“喂！别在你的袖子上吧！”

跟哈丽黛一起走出阳台的拉蒂菲说：

“您把衣服脱下来，我的老师，让我来缝吧！”

马上拿来了针线，拉蒂菲亲手把军衔牌缝到了哈丽黛·埃

迪普的袖子上。

哈丽黛·埃迪普笑嘻嘻地穿上了戴有上士军衔牌的制服，细心地扣上了扣子，然后来到将军面前，双脚后跟一碰行了个军礼，说：

“谢谢将军阁下！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把哈丽黛·埃迪普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后说：

“你没有裤子吗？天气凉了，会冻着的！”

“不会冻的，将军，我习惯了！”

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说：

“不行！等一等，把我的披风给你吧！”

他又进入房间。不一会儿，他拿着战时从不离身的铁灰色披风披到了哈丽黛·埃迪普的肩上。哈丽黛的脸上焕发出一种获得了无法回报的奖赏后羞愧难当的神情，以崇敬的语气说：

“非常感谢，将军阁下！我得到了一辈子最珍贵的奖赏。我要把它作为最宝贵的遗产留给我的孩子。他们也一定会献给博物馆的……”

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孩子般地容光焕发。他很快乐。哈丽黛·埃迪普先与拉蒂菲吻别，然后又伸手与穆斯塔法·凯马尔相握，说：

“再见了，将军阁下！看来战争结束了。但愿我们在没有嘈杂声爆烈声的安卡拉重逢。”

将军哈哈一笑，两眼像玩弄恶作剧的孩子似地闪闪发光。

“会再见的，会再见的，哈丽黛小姐。战争将要结束，看吧，会有什么事……但愿我们不要互相残杀。”

哈丽黛似乎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只是诚惶诚恐地说：

“啊，我的将军！”

然后披着拖地的披风走向楼梯。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从后面望着她，还是笑嘻嘻的。他与拉蒂菲对视了一下。拉蒂菲惊讶不已，她在想：这个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刚才对战友们说要引退到农村去休养，不一会儿又告诉哈丽黛·埃迪普要在安卡拉开始新的搏斗。究竟那个是对的呢？在那金发之下这个脑袋里思绪万千！她以审视的目光凝视着她崇拜的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的脸，内心在想：“上帝啊，帮助我吧！帮我了解这个人吧！”

自从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住进白色别墅以来，拉蒂菲已放弃了非常爱好的睡懒觉的习惯，开始早早起床。一醒来，就浏览一下世界各国和伊斯坦布尔的报纸，做一点摘记，然后把亲手做的早餐给贵宾端进房间里，以不打扰他们的声音把这些新闻叽叽咕咕说一下。今晨将军醒得早了一点。卫士长萨利赫起得更早，亲手为自己煮了茶，知道将军醒了时，立即又让人准备好了咖啡，端进屋里。

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起床了，穿着睡衣坐在对着窗户的沙发上。他发现门开了，以为进来的是拉蒂菲。他已很习惯于她亲手为他煮好咖啡端进屋来，听她讲述世界和国内新闻，直到咖啡喝光。但来人的脚步声不似拉蒂菲那样轻盈，而是习惯于踩得很重的人的脚步声。

他转过头去一看，对所看到的惊奇了：来人不是拉蒂菲，而是卫士长萨利赫！然而15天以来这事都由拉蒂菲小心翼翼地做的。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有点担心又有点惊奇地看着给他端来咖啡的萨利赫，问道：

“怎么你来了？拉蒂菲在哪儿？”

多年以后，萨利赫·鲍左克在其回忆录中讲到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感觉：

说实在的，不能说我对将军的这些话没有介意。

多年来我一直在他身边服侍。这天早上，他好像有生以来第一次从我手里接过咖啡似的：“怎么你来了？”，这句话很伤了我的心。我不露声色地这样回答他：

“将军，您醒得早了。拉蒂菲小姐还没有起床呢！

因此，今天我端来了咖啡。”

将军对我是否介意都没有了解，以一种不悦的口吻说：

“快拿走吧！叫她拿了报纸来一下。”

“是！”

的确，那天我对将军有点恼火。后来，他和拉蒂菲结了婚。一天早上，我给将军送一份重要电报。当我敲他的卧室门时，我的气更不打一处来。因为开门的是拉蒂菲小姐。她从我手里接过电报，把我拒之门外。多年来是我叫醒将军，报告重要消息，这是给予我的特权。现在来了个女人，一点一点把我的特权夺走了。再说，是我全力以赴帮助他们结合的。

拉蒂菲小姐给叫醒了，她从床上弹起来，抱着报纸，匆匆忙忙来到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军的房间。将军对“拉蒂芙”的早餐和这个新的“私人秘书”是满意的。他喜欢听拉蒂菲挑出的一些“重要”情况，即使很简单的。她注意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从不含糊。